

两岸情魂

· 刘水长· 吴宝三著 ·
· 北方文艺出版社 ·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大陆沿海移民东渡，垦荒创业的长篇小说，是一部讴歌十七世纪台湾人民近六十年期间开发宝岛、反对侵略、维护祖国统一的史诗。

全书以福建泉州移居到台湾的林凤山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，描写了他们为开发台湾的生离死别、悲欢离合以及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，可歌可泣，动人心魄。小说艺术地再现了郑成功、康熙皇帝及施琅、刘国轩等历史人物，许多珍贵史料鲜为人知。

故事情节曲折迭宕，富有传奇色彩和人情气息，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色。

第 一 章

没想到一次别离
竟成了山高水远
竟成了数不尽的归期

——华歌《莲瓣千指——给君楚》

明朝天启年间，一场异常罕见的大旱，给四季常绿的福建泉州古城蒙上了一层灰黄的颜色。

苍翠的清源山，仿佛给炎炎的烈日烤焦了，就连往昔海面上刮来的凉爽的海风，此时也变成了一股股烤人的热浪。满城的刺桐树象是得了一场大病，挂满灰土的叶子在枝上疲乏地打着卷，枝条动也不动，象是只要溅上一点火星，就会燃起火来。

平日格外神气的木棉树，也失去了往日的英姿，火红的木棉花，也都干成一团团，象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转眼间就让干旱变成了行将就木的老人。

与杭州灵隐寺齐名的开元古寺，一样被热浪包围着，普渡众生的观世音佛像，也无可奈何地半闭着眼睛，寺内传出

的钟鼓声，现在让人感到格外意躁心烦。

城外，田头小路被烈日烤得发烫，令人难以涉足，整个田野象是被看不见的火燃烧着。庄稼枯死了，河床干涸了，放眼望去，大地一片枯黄，象是刚刚烤糊的玉米饼。几乎所有绿色的生命都被风尘吸干了水液，挤尽了乳汁，静静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。唯有火辣辣的太阳，发疯般地喷吐着火光，象是要把一切都烧毁似的。人们没有一丝办法了，只有到大雄宝殿内，焚香敬贡，三跪九叩，把最后的希望，寄托给毫不动容的上苍。

这天夜里，满身酒气的林凤山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，一头扎在地上。妻子林陈氏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去扶他，被一把推开。

林凤山爬起来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……别来管我，没法活了……我想好了，到台湾……去，去投姓郑的……郑大人……”

林陈氏一惊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使她不知如何是好。

林凤山的身子摇晃着，指着妻子吼着：“听见了吗？我要到台湾去！给我……给我收拾东西……”

林陈氏觉得胸口象是给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鼻子一酸，抽泣起来：“不，你不能去当贼！”

“哭丧哪！”林凤山大叫了一声，“我又没死……等我挣了大钱，回来接你们……接你去当夫人……”说完大笑两声，一头扎到床上。

林陈氏走到床前，想给丈夫脱下衣服。但，林凤山已呼呼入睡了。林陈氏费力地给他垫好枕头，想使丈夫睡得舒适

些。

林凤山翻了个身，嘴里说着的不知是醉话，还是梦话：“到……台湾去……那地方风水好，插上根筷子，都……都发芽……”

夜深人静，林陈氏独坐床头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她望望被酒烧得红头涨脸的丈夫，又望望月光下屋子里的一切，往后这日子就象这惨淡的月光一样，恍恍惚惚。她多么希望这是丈夫的酒后胡言哪。但，一缕不祥的愁云爬上她那端庄、秀美的脸庞上。她，就要守活寡了……

真是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啊。

林凤山是住在泉州郊外，靠租当地大户崔老爷家几亩薄田度日的普通农民。一家五口，靠林凤山和父亲林宝忠辛勤耕作，林陈氏的勤俭操持，日子也勉强过得去。谁知祸从天降：去年深秋的一个夜里，老爹林宝忠在场上看粮，惨遭横死，人头都不知去向！一家人悲痛欲绝，碰上这种事也不知如何料理。还是村中的长辈人让林凤山马上进城报官。

林凤山一路哭着，来到泉州城。只见城门口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林凤山认出，那正是父亲林宝忠的人头，可是，官府的公告上却写着，被斩首示众的是海匪头目郑芝熊！^①

林凤山闯到府衙，诉说老父惨死，请官府伸冤雪恨，并要取回人头，回去连同身子一起下葬。宗族的祖坟地，是不准埋无头横死之人的。

^①郑芝熊：明末沿海武装集团首领之一，郑芝龙的胞弟。

但是，林凤山却被衙役们打出来了。并警告他，再敢说那是他爹的人头，就杀了他全家……

五天后的一个夜里，林凤山家闯进一个满脸胡须，横眉怒目的不速之客。进屋来，放下手中的刀和包袱，先在林宝忠灵位牌前烧上一柱香，又跪下叩了三个头。

来人告诉林凤山，他就是郑芝熊。那天夜里，官府의 爪牙没有抓住他，砍了守夜的林宝忠的人头去冒功请赏。昨夜，他带了几个弟兄，杀了那几个爪牙，夺回了林宝忠的人头。

郑芝熊把包着人头的包袱留给了林凤山，临走前，丢下几块银子，说：“快把令尊大人埋了吧。记着，盗贼里也有好人！今后如果没有活路，就到台湾找我们。提起俺大哥郑芝龙^①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那地方风水好，地里插根筷子都发芽！”

郑芝熊就这么走了。第二天，林凤山把父亲埋了，便开始为养家糊口而耕耘了。

大旱一来，林凤山一家四口，几乎也被烤干了。郑芝熊丢下的银子，除了交几年的欠租外，剩下的，也被官府以什么给九千岁^②做寿礼夺了去。留下的，只有郑芝熊那句去台湾的话……

① 郑芝龙(1604—1662)。字飞皇，泉州府南安石井人。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·一官，是明末经营台湾的先行者，后投顺明王朝，是著名爱国将领郑成功的父亲。郑芝龙后来率部投靠清朝，清政府多次叫郑芝龙说服郑成功降清，但无结果，清政府便采取报复手段，将郑芝龙处死。

② 九千岁：系指明代宦官魏忠贤。

林陈氏就是这样，呆呆地默想着，直到丈夫喊渴的声音，才如梦初醒。她忙倒了碗水，端到床前，正欲推醒林凤山，突然，月光下，她看见掉到床上的一把铜钱。

她放下水碗，捧起铜钱，明白了，全明白了！丈夫说的不是醉话，他连盘缠都借好了。她一时手足无措，忍不住哭出声来，一下子扑在丈夫身上……
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。可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愿意离开故土走这么一条路呢？在人们自己没有力量来抵御天灾人祸，为了求生存，他们只得离乡背井。在北方，他们走塞外，下关东；在南方，他们闯汪洋，拓荒岛。现在，林凤山也走上了这条路，这条使他前途未卜，使家人悲痛欲绝的路。

林凤山把借来的钱一半留给妻子，收拾了一下，准备上路了。

临行前的早晨，林凤山跪在祖坟地，向祖宗和父亲告别。他恳求已故的前辈们原谅他这个离家出走的不孝子孙，他告诉祖宗，这是为给林家承继香火，为了谋生路才被迫走的呀，他请祖宗和父母恕罪……

他哭祭完，在坟地里抓起一把土，用新布包好，放进怀中，又对着祖坟叩了几了头，才站起来离开。

天气虽然是酷热的，离别却是凄凉的，林凤山从哭肿了眼的妻子怀中抱过四岁的小儿子水富，夫妻俩默默走在家乡那烫脚的河堤上。

谁也不言语，谁也不说话。

跟在身后的大儿子，九岁的水运忍不住开口了：“爹，

让我也去吧！”

此去是死是活，林凤山自己都不清楚，怎么能再带一个孩子呢？他瞪了水运一眼，又侧脸看了看妻子。

林陈氏低着头，默默地走着。

从一大早到现在，妻子没说一句话，真使林凤山似万箭穿心，他收住脚，问：“你……怎么啦？”

妻子忍住泪，摇了摇头，还是一言不发。

林凤山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一个妇道人家，身边又带着两个孩子，过日子难……昨晚我不是说了吗，总不能在家等死吧？我在那边干好了，会回来接你们的……”

妻子还是不说话，从怀中默默取出一个手镯，送到丈夫面前。

林凤山摇摇头，放下水富：“你留着吧，这是祖宗传下来的……成亲那天，你说喜欢……好了，别送了……”说着，他把手镯又套回妻子的手腕上。

林凤山最后亲了亲水运和水富，转过身，踏着干涸的河床，朝前走了。

妻子望着丈夫越走越远的背影，失神般地跪倒在河堤上。

林凤山抛下妻儿走了。几天来，他盲目地沿着海边走着，寻找能去台湾的船。可是，官府为防郑芝龙这些海上强人，除渔船外，不许片帆入远海。只能去寻找那些要大钱才肯偷渡的船只。

近一年的遭遇，使林凤山这个刚过三十岁的汉子显得大

出十多岁。方脸膛上，过早地爬上了皱纹。由于在海边终年种地的缘故，眼的四周显得有些红肿。海风吹起他满头蓬乱的长发，露出了耳边象三星一样排列着的三颗黑痣。

白天，他头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脚踏着烫脚的沙滩；夜里，若大的一个世界，只有星星陪伴着他。

不知是第几天夜里了，他在海边的礁石丛中正昏睡时，一阵脚步声把他惊醒了。

刀！他睁开眼睛，首先跳入眼帘的，是闪着寒光的两把尖刀和三、四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盯着他。

林凤山挣扎着，想坐起来，一只手按住他，使他动弹不得。不知是冷的，还是吓的，他浑身发起抖来。

“别动！”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在问，“你是——逃犯？”

林凤山嘴唇哆嗦起来：“不……不是……”

“从哪儿来？”又是一个声音在问。

“泉、泉州……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林凤山：“台……台湾。”

亮在眼前的匕首缩了回去。

那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留下一个人守在林凤山身边，另几个走到礁石背后去了。

夜里，林凤山走得太累了，靠在块石头上就睡了，现在他才发现，自己是躺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下。海风象疯女人一般地嚎叫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拂晓时分的海边，尚有几分凉意。

为了缓和气氛，林凤山主动向身边的人打着招呼：“老

乡——”

坐在他身边的小伙子手里摆弄着一只竹箫，刚才，林凤山还以为是防身的棍子呢。

小伙子朝他“嘘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别出声，那边，有官兵！”

走到礁石背后的几个人陆续回来了。从表情上看，危机已经解除，林凤山这时才看清，领头的是脸上有一条刀疤的人。这人朝他点了点头，使他松了口气。

“你到台湾去干什么？”脸上有刀疤的人问。

“去求条活路！”

“那边有熟人吗？”拿竹箫的小伙子问。

“是一个姓郑的大人让我去的……我爹替他掉了脑袋……家乡大旱，没法活了……”几天来，总算是碰上了能说话的人，想到爹爹的惨死，想到自己丢下妻儿逃生，不由流下两滴泪来。

“哭什么？没出息！哪象个七尺长的汉子！”脸上有刀疤的人把刚才从林凤山身上搜去的钱还给他，目光中充满了恩赐，“把话挑白了，我们也是去台湾逃命的。不过，说好了，要想跟我们走，你得听我的！”

林凤山欣喜地点了点头。其实不用提醒，他愿意与他们为伍，飘洋过海，总是有几个同伴才好。

突然，沙滩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脸上有刀疤的人一使眼色，几个人都靠在礁石上，掏出了刀子。林凤山心里也想帮个忙，但双腿由不得他，又发起抖来。

脚步声渐渐近了……

脸上有刀疤的人抢先扑了上去，和来人撕打了起来。

“哎……别……别打！是我！”被压在身下的人喊着。

他们这才松了手，拉着这人起来，走回礁石旁坐下，几双眼睛都投向了探信回来的人。

“官府防得很紧！所有的渔船我都问遍了，没有人敢送我们过海去台湾……”刚回来的人叹着气说。

几个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丧气地低下了头，谁也不说话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脸上有刀疤的人拍起了头，看了看大伙说：“看来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，我看只好去求求吴大人了……”

天渐渐亮了，他们胡乱吃了点各自带的干粮，就跟着脸上有刀疤的人找吴大人去了。

午时过后，他们来到一座临山傍水的庄院前。这吴家庄院门楼高耸，院墙宽大，一对石狮子立在门楼左右，显得很威严。

他们向庄丁说明了来意，庄丁进去回禀后，又出来，引他们进院，来到吴家的正厅。

巨大的一幅对联，垂在正厅正中的神龛两侧。上联是：念祖德宗功今犹如昨；下联是：感秋霜春露孝尽其恩。横批上书：祖德流芳。

此时吴大人正向祖宗的神位焚香作礼。林凤山从侧面看着吴大人一副心慈面善的胖脸，心中暗自庆幸总算是找到一位好心的老爷。

吴大人认真、虔诚地拜过祖宗，站起身，回过头来，看了看林凤山几个人，笑着问道：“你们几位，到台湾去做什么呀？”

脸上有刀疤的人忙抱拳作礼说：“乡里遭灾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到台湾去寻条活路。”

吴大人摇了摇头说：“官府查得紧，去不得呀，我看，你们在这用了饭，还是回去吧！”

脸上有刀疤的人扑腾一声跪下了，林凤山等人也跟着跪在吴大人面前。

“吴大人，求求您啦，再凡有活路，谁愿弃家背井呀……”脸上有刀疤的人领头哀求着。

吴大人叹了口气，喊了声：“来人呐！”

侧厅闪出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，可能是个管家吧。

“听大人吩咐。”

吴大人坐到太师椅上，说：“这几个人想搭船过海去台湾……”

中年人连连摆手说：“大人，目前巡抚大人有令，除渔船外，任何船只不得下海。”

吴大人惊讶地：“是吗？”

中年人点点头：“告示是小人亲眼所见，乃是皇上的谕旨，万一出了差错，难脱干系呀。”

吴大人摇摇头，无可奈何的对跪在地上的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可是犯王法的事呀……”

“大人，倘若有一丝活路，我们也不会到海上去。大人，善人，圣人……我们愿拿出所有银两，请大人开恩！”脸上

有疤的人说着，领大家连连叩起头来。

吴大人忙一一扶起叩头的人，说：“看你们这样，我于心不忍。我吴某行善多年，从不见死不救，我就冒死再积一次德吧！”

“当然，大人自有决断。”中年人讨好地说，“不过，近日来官军在海上巡查很紧，万一要是碰上了……”

吴大人挥了挥手：“照老规矩办吧！”

“是！”中年人点了点头，朝林凤山等人一摆手，带着他们走出正厅，来到帐房内。

脸上有疤的人带头掏出把碎银，放在几案上。别人也都仿着他，把口袋中的银两、铜钱掏出来。

临到林凤山了，他掏出所有的铜板，恭恭敬敬地放在中年人面前。

他们就这样，得到了上船渡海的机会……

深夜，趁着浓云遮住了月亮，中年人提着灯笼，带着林凤山一伙人离开吴家庄院，来到了海边。

海浪翻腾吼叫着，扑向沙滩。四周什么也看不见，既看不清海，也看不清天，只有中年人手中提的灯笼，亮着象鬼火一样的光。

林凤山又惊又怕。惊的是总算是能渡海了，怕的是，这样的大浪，这样的黑夜，大海能把他们送到台湾吗？

中年人将灯笼举起晃了一晃。少倾，海面上，漆黑的夜幕中也亮了一盏灯光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只帆船从夜幕里驶了过来。那船相当破旧，在风浪的摇晃下，发出了“嘎嘎”的响声，随时都会被海

浪拍成碎片，沉下海去。

船上的灯又晃了晃，中年人忙催道：“快，淌水上船吧！”

几个人站在海滩上，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动步。还是那个脸上有疤的人说了声：“走！是死是活，看老天爷了！”说着他抬脚向水中迈了过去……

林凤山跟在脸上有刀疤的人身后，涉着海水，攀着船上伸下来的杆子，上了船。

使船的两个人，一个生得极瘦，另一个长着冬瓜似的长脸，活象人们说的索命鬼。唯一使人们稍能安心的是船头上供着妈祖像。^①

脸上有刀疤的人在妈祖像前跪下来，拜了几拜。林凤山也学着他的样子，跪了下来，祈求妈祖娘娘保佑一路平安。

使船人打开船舱，挥手让他们下去。

林凤山随着同伴们走下船舱，里边漆黑一片。林凤山走下梯子，朝前刚一迈脚，有人“呀！”地叫了起来。他定睛细看，原来舱里已坐了不少人。

黑暗中，无数只黑亮的眼睛互相望着，都不说话，相互让着地方。很快，舱里就坐满了。

船舱唯一的出口被盖上了。舱里一片漆黑，活象地狱一般。但，林凤山心里却敞亮了好多，有这么多共同去谋生路的人，他不再感到孤单了。从这些黑暗中射来的陌生目光中，寻到了不少安慰。

① 妈祖：又称天上圣母，是沿海渔民敬祀保佑平安的海神。

突然，头顶上响起了“砰！砰！”的声音。舱里有人喊了起来：“船家，别把舱盖死，里面闷死人了！”

头顶上，那个瘦条个使船人驾道：“嚷什么？这是规矩！”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这是在钉舱盖板呀？只有钉棺材才会发出的声音！舱里人都有些心惊胆颤。想到这样一只破船，想到海面上那恶风险浪，想到那两个索命鬼一样的使船人，这种种因素，使人们产生出不安的神情……

谁见过钉舱盖的规矩呢？

唉！生死在天吧……

如果用“启航”这个词来形容这条破船，确有美化的成分。不如说船开始动了，离开了海岸。船舱里的人都从那越来越颠簸的感觉中知道，船总算开动了。林凤山实在太疲劳了，就在船离开海岸不久，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他提前到了台湾——是在梦中……

林凤山梦见船靠岸了，他看见了葱绿的岛，那和家乡一样黑里掺红的泥土，高大苍老的榕树，挂满了果实的龙眼和荔枝树。万绿丛中，和泉州一样的双塔……这么多的鹿哟，简直和羊群一样多。这么大的蝴蝶，大过麻雀、大过鸽子。真不知它们会不会飞过海去，象鸽子一样，给家里捎封平安到达的信……恍惚中，戴着纱帽，穿着官袍，背上还插着把大刀的正芝熊嘻嘻笑着，朝他走来。好奇怪哟，他爹林宝忠怎么也跟在身后？正芝熊拍着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没来错吧？这里的地有多肥！瞧，我把你爹都种活喽！这一片地全归你了！不用交租，好好干吧！把老婆孩子都接来

……”他梦见自己真的干起来了。收的粮，场上都堆不下了……忽然，崔老爷和崔三少爷拎着算盘走来，喊着要他交租！他刚说个“不”字，崔三少爷一脚踹在他的腰上……

林凤山醒了，是被睡在身边的人用脚碰醒的。他睁开了眼睛，四下看了看，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。阳光透过船舱破壁的缝隙，东一道、西一道的照射进来。船舱内，都是一张张发青的脸。他真不知这到底是船舱，还是地狱，里边坐着的，包括自己，是人，还是鬼？

靠在林凤山身边的，是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，正在吃着干粮。见林凤山盯着他，便使劲嚼了两口，又停了下来，掰了一半，递给林凤山。

林凤山感激地接过来，正要吃，见对面摆弄竹箫的青年人在盯着自己，也好心地掰了一半给他。

就这样，一点点食物，相互传着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呀！

有人开始呕吐了。一下子竟引起了连锁反应，许多人都吐了起来。林凤山也不由大口吐着，仿佛要把半辈子吃进的东西，连同五脏六腑，全都吐出来，本来就闷得令人窒息的舱里，气味变得更腥臭得令人难以忍受了。只有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，靠在舱壁上酣睡起来。也许，他正做着林凤山一样的好梦。

林凤山实在忍受不住了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把脸贴到舱壁的缝隙上，想吸进几口新鲜的海风。

透过缝隙，他看到外边是一望无际的，碧蓝色的海，象是一堵蓝色的墙，横在面前。突然，他惊骇得双腿发起抖来：从舱壁的缝隙中，他看见使船的瘦长个和冬瓜脸不知何

时换上小船，正半蹲在小船上，贴着大船，用斧头猛砍大船底部的船外壁！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一声声斧砍的声音，令人胆颤心惊。

林凤山手足无措，忙推醒脸上有刀疤的人，仿佛这舱里只有他，才能想出办法。

脸上有刀疤的人站起来，顺着缝隙朝外看了片刻，脸上一下子变了颜色。他感到是大祸临头了。拔出匕首，挤过慌乱的人群，猛刺舱盖。

水已经浸进舱内，舱里一下子乱了。人们拼命地敲打舱壁，用最污秽的语言咒骂着。

脸上有刀疤的人边用匕首刺舱盖，边吼着：“妈的！他们把我们骗了！想淹死我们！快，快拆船板！”

这声音，对有的人象命令，他们听后，发疯般去拆船板。对另些人则不灵。他们你踩我，我压你，打骂声、叫喊声、祈祷声，乱成一团……

没有任何工具，有人用手去抠船板，把指尖都抠出血来；有人绝望地用头去撞，在船板上，留下一片血迹……

海水已淹到胸口了。

脸上有刀疤的人总算用匕首撬开了一块船板。他猛力向外冲去，哪知用力太大，一下子撞在长长的铁钉上，象一根蜡烛一样，直挺挺地挂在船板上。一双已无神的眼睛象是望着舱外的青天、大海……

船开始下沉了，慌乱中，林凤山抱着一块船板，从脸上有刀疤的人撬开的地方冲了出去……

船慢慢朝下沉着，最后连船头上那安祥、慈善的妈祖神